

古文筆法百篇

章當行要
可稱逸品
政陽永叔
謂兩晉文
章惟歸去
來兮一篇
蓋其情真
淡永不染
詞家氣習
也
按園日涉
以成趣非
學國也世
相遺而事
焉非學稼
也
為國之想
而不圖於
老農老圃
之行則當
日託以寄
慨之心深
矣
按何義門
曰其出也
無心其還
也室不改
微願守其
歲寒之節
也

為形役即不
樂天一篇之
主
此寫歸途
此寫初到
此寫室中之
樂
園中八句言
再提一句
以下皆說田
事

此段收盡一
篇之旨

樂天知命是
其本領

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問征夫以前路憾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
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
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
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
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
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此文只寫田園可樂不露形迹極有含蓄真有道之言輯註云是篇評解
穿鑿一概刪去只就本文讀之甚有異味曰以心為形役是多少箴規曰
委心任去留是何等超脫末云樂天命幾入孔顏門戶矣先生真是東晉
第一流人物按先生立身大節與邵康節先生頗似諡曰靖節亦幾同矣

書後

易曰知幾其神乎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誠以天下之理有顯必有晦有
伸必有屈當晦而不晦當屈而不屈此亢龍之所以有悔也靖節生當晉末天
心人事已大略可知潛龍勿用此其時也故一旦翻然改圖不俟終日厥後東

按何義門曰撮莊生之旨為有韻之文仍不失瀟灑自得之趣真逸才也竹林七賢論其文章惜其身凡終其身一著酒德頌又按孫執升曰極真率極豪邁是醉語達語浩落真足破除萬事

此段頌所以能飲之德此段寫欲戒其飲之人不與辨仍然一醉實能容之是德此段頌德全於酒不知人言之是非所以為德

坡在海外屢和其辭且集其字為小詩而於是篇三致意焉蓋亦有今是昨非往不諫而來猶可追之慨則當日倚窗寄傲涉園成趣非其樂天之真知幾之哲而能用晦於顯求屈於伸以履幽人之貞吉得契髻絲於曠代也耶

酒德頌

劉伶

古無以德自頌者劉伶性嗜酒曠達不羈有規勸之者乃作此頌以明酒之德伶字伯倫晉人與嵇康阮籍兄弟咸山濤向秀王戎相友善有竹林之樂時號竹林七賢篇中忘思慮絕是非不知寒暑利欲乃命題之旨此便是德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八方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幙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詐蜂起先生於是方捧豐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麈藉糟無思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馬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大言炎炎酒中之仙豪放不羈翹出七賢林西仲曰伯倫裸體而處其友議之答曰君何為入吾袴中此即日月為局牖之說也其出也掛酒榼於車令人荷耒隨之曰死便埋我此即挈榼提壺之說也是頃絕不假飾一字雖不可訓然上賢中較之錢癖則遠過之矣本是解嘲文絕乃大其題目曰酒德頌中議論大方詞氣雄豪亦與題稱仍有波折章法隱其幹濟之杰也辭按方伯海曰古詞氣雄豪亦與題稱仍有波折章法杯為高致蕩業破家及廢時失事甚至干犯名義敢於酒後悍然為之

曰類我久
則化而成
蜂二豪指

按釋義云
發端數語
已見蕭酒
風塵之外
而轉落層
次語無泛
設幽懷逸
趣辭短韻
長讀之增
人許多情
思
按謝靈運

起段言當及
時行樂
通篇著眼夜
字
樂歡二字宴
園之主
此方敘人宴
末句借詩酬
酒

書後

嘗見流輩以此履墜家聲驅納法網天折身命
者多矣正不得藉劉參軍阮步兵為口實也

飲中八仙之作。少陵當日。不過慕其僂僂之醉態。以誌一時之仙品。初無褒貶
於其間也。先生幙天席地。與酒為徒。甚至荷鍤以隨。死且不顧。越禮犯分。莫此
為甚。而乃罔惜人言。以德自頌。不亦誣乎。不知晉祚淪夷。中原多故。紹續狗尾
之誚。牛繫馬後之謠。真有不堪設想者。先生生當其際。亦何疑於放蕩形骸。惟
酒是務哉。然篇中詞意。多為解嘲。不辨是非。而是非自辨。雖有不臧之狀。究無
由醉之言。是亦可為沈湎其貌。而不沈湎其心之一證也。設使老同杜時。必與
知章諸君爭坐矣。未知少陵主人。果將屈誰席以待之耶。

春夜宴桃李園序

唐李白

桃李園長安名園也。春桃李盛開。李白與
諸兄弟夜飲於其中。相與賦詩。而為之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
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李之芳園。序天倫
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
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小燕集而一起却從天地萬物說入是何等胸懷至陽春云召我大
塊云假我花日坐花月日醉月字句都山矣輯注云古人最會認題如
此題有一夜字便不是春宴義李國矣勢首逆從一夜字劈從天地光
桃李園真有海潮天空高瞻遠眺之慨快筆云為一夜字劈從天地光

襲封康樂侯惠連即引此以證古按禮載三爵而油油以退石崇與客飲金谷園中賦詩不成則罰酒三觴今太白依數而行樂亦猶古之道也

按余自明曰起首就風月上寫原合共通之意入後却藉吹簫發出一段悲感而平

起四句為賦小序古賦多然風月二字一篇綫索此段用韻還美人此君主

書後

陰發出奇如許異想是其識見之超卓處烟景而曰召文章而曰假是其下字奇特處寫景則曰烟景寫賞則曰幽賞寫醉則曰醉月總不脫一尺幅中其有排山倒海之勢短文之法無踰此篇

古之以酒為罰者射禮而外惟投壺之禮得以行之故其勝負之數皆為君子所必爭太白金谷之罰但不知坐花醉月時吟興未成亦有如投壺之勝飲不勝請為勝者立馬否也若然則算多算少之數即在此酬彼唱之間吾恐斗酒百篇之才算馬雖多而清酒百壺歌既醉者不在吾人將在羣季也

前赤壁賦

宋蘇軾

赤壁在黃州此生而赤者時東坡謫居於此觀景興懷而作是賦前者別於後也若賦中所用周瑜以火攻曹操赤壁皆亦此在嘉魚縣無妨借用廣輿記載操軍初戰赤壁未利次引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漢間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惟在嘉魚者合於史凌安國曰東坡與范子豐書云黃州少西山麓陟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客路多泥濘使老弱先無遺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縣東坡所遊者黃州赤壁也恐亦未確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至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日一肚皮不合時宜都消歸鳥有那復有人世與衰在人其意中尤妙在江上數語回應起首痛陳胎前一痛片空問了怡是知風生不死也按原評云篇中所言不遇隨時行樂惟美公真意所人二字別以離騷實君解謂思同朝君子豈知公忘之乎殿後益曰文忠良有以者也自來評者多以風月文字目之誤矣按文肅云執手書帖

意在此層次寫來題已盡下皆就客生情忽因吹簫發出一段悲歌感慨起下慨然意此段藉曹公發端以切赤壁事也其傷感却在下段以上從客發議以抒下文此段妙理與楊嚴客主之說合見形有盡性無窮真是現前受用前段禪理與此風沂水同春風竟使妙極前夜此曉有章法

今蘭樂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夫以文體論似遊赤壁記也然記不用韻而賦方用韻此蓋以記而為賦者以故文帶敘帶遊忽用韻忽不用韻古賦如風賦如色賦皆此類以文法論純得吹簫一段生波下乃發出如許妙理公自泰禪學佛故號東坡居士其筆墨之飄灑機趣之活潑又似於仙故世號曰坡仙此文前樂中悲後樂有似王右軍蘭亭敘其藉客發慨不必實有其言亦如昌黎之進學解乃巧為避忌輯注評風月作線索悲樂作轉按引曹孟德為赤壁設

盈虛者如
代後人
代為後人所
與子之所
共食後人
易食為適
今詳其意
言水與月
雖前後代
雖而本體
不遺所為
觀方知彼
去方知不
知方知今
易為知彼
以對如斯
將彼月而
斯水乎
按觀止云
前篇寫實
情景景從
樂字領出
歌來此篇
作幻境幻
想從樂字
領出數來
遠致相通
而致與前
賦同與一
軸而無一
不相與
此兩賦
讀南華一
部

色照應點綴抒軸亦
工篇中凡十二用韻
書後

黃州為全鄂勝境。子由快哉亭記謂其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奔流肆放。益張於赤壁之下。余嘗三至其地。憑蘇子弔古之墟。瞰長江之清流。慨然想見其為人。夫以天地之大。白露清風。長江皓月。何在非供騷人筆墨資者。然非所性不失。有以勝造化鼓鑄之情。鮮不動於物而生其羨矣。坡仙以象外之神。寫箇中之景物。皆自得興與人同。故能使一時望君。千古之懷。遂成千百世憑弔興亡之所。而其窮耳目之勝。又適如子由之記快哉。令人讀之。真有難為兄難為弟者。此所由壯色江山。而江山皆樂為之助也。歟。

後赤壁賦

宋蘇軾

賦赤壁而云後者。繼前赤壁而言也。故文中起處及中都承前。來西仲云。若無前篇。不見此篇之妙。若無此篇。不見前篇之佳。張聲云。處處變換。步步別致。迥非前遊故事。故開後人神智。不淺。按公年譜。年四十九在黃州寓居臨皋。就東坡築堂。因雪中成。故名雪堂。此賦蓋作於堂成以後。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

我東坡生
日置酒赤
壁磯下踞
高峯俯鵲
巢起於江
聲起於郭
上客有郭
尤二生頗
知音謂坡
曰笛聲有
新意非俗
工也使人
聞之則進
士李委李
聞坡生日
作曲曰鶴
南飛以獻
呼之使前
則青巾紫
裘腰笛而
已既奏又
快作數聲
嘹然有穿
雲裂石之
概生客皆
引滿醉倒
審是則篇
鶴其所云
之所奏新
曲乎抑或
別有所感
乎然醒時
見道士夢

起遊意
感慨多少
不可復識
一篇闕鍵
此翻舉動
賦未有
補以舒憤
之氣
主意在此
題面至此
已
盡看下文
生
忽忽夢
佛南華
應前樂字
兩賦結處
俱

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
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
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
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懍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
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
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跹。過臨皋之下
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
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前篇結處作不了語。原來留此篇地也。故起首即承之。此篇亦寫客寫
歌。寫風。寫月。寫樂。寫酒。寫看。一與前篇同。而各位置不同。前篇純在
舟中。次早還在此篇。有登岸。一舉半夜即歸。則前篇所未有也。前篇借
客生波。尚似寔情。此篇忽驚忽道。士奇幻極矣。乃神似南華。非襲其貌
也。至前篇說悲處。在客口。中此篇悲則公自言矣。予於此篇。往往復數次
而知其用意。在懷乎不可久留。一句仍是前篇望美人一片心腸也。或
仍以受用風月目之。則說不去矣。

書後

蓋江山者。化工之畫工。忽而壯麗。忽而清奇。固大造無盡之藏。留以符洩於文
人者也。然其悲樂之際。主客之間。其人之學問性情。皆流露於不覺焉。初何嘗
有成見存乎其間哉。前後之名篇。中所解謂前留不結之語。以待後篇。似此未
免過泥。余謂雪堂之步。臨皋之歸。在坡仙亦自行所無事。一旦睹江山之頓改。

樓張駕乘
樓事有謂
海者年
八月有浮
槎來去不
失期人有
奇志者齋
禮於棧上
其處遂傳
其事云又
有謂張駕

此叙名亭之

此叙張君昔

作問語以起
下答詞

覺風月之仍前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故孤鶴一段脫化無痕飄然而來戛然而去似夢非夢神與俱飛此誠能奪化工之工洩大造之造者矣而謂可於字句間求之也乎

先君子刺黃之屬邑曰蘄前後凡三任余故得三至其地歲戊寅樊口築堤民變先君子奉檄平之未折一矢而民帖然歲事遂捐館舍余讀是篇不能無貌似目瞿名同心瞿之憾矣庚辰仲冬仁黼謹附記

艤槎亭記

元明善

艤泊船也槎枯木也漢武帝使張騫於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歷一處有城郭居舍遙望宮中多織婦又有一人牽牛者次飲之問是何處女取支機石與騫曰還問嚴君平則知矣騫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有客星犯牛女宿計時正騫到天河日也支機石後為東方朔所識張君錫慕其事以名亭明善為之記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為安豐建康兩學正辟橡調省橡轉中書左曹掾旋復橡省曹仁宗居東京宮首擢為太子文學及即位授翰林侍制遷翰林直學士延祐初轉禮部尚書歷拜翰林學士卒封清河郡公謚文敏

汲人張君錫氏作艤槎之亭志怪者云海與天河通蓋有人乘槎至斗牛間微而慕之故以名亭昔君錫挾能放遊浮河達淮亂江而南歷吳越西至於鄂衡又至於沅澧踰洞庭下彭蠡內齋刺中息於水腹奪舟於腹如漸於鑄或再月不得抵所止舟師候洋盲風疾作水與風爭舳艫崩傾檣折舵敗蕪無底戾又雨且暮遊二十年不知幾此遭矣急而北歸在於室中夜悸於夢朝恍於見猶事於槎亦何謂耶曰怖吾之南信如子言今吾完然我也不亦有不水死者眾

武帝時為
配封博望
其窮河源
並有犯斗
牛間支機
石事此記
亦曰有人
然則乘槎
非張騫而
或同其姓
名者與未
可知也
按元公跋
魏之裔居
清河西世
幼穎悟讀
諸經皆有
法尤深春
秋所為文
出入秦漢
晚益進事
仁宗每奏
帝必稱善
曰五帝三
王之道非
卿莫聞也
公文章經
濟多有元
不多見此
篇又若雷
霆之震驚
鬼神集謂
變虞情之
非性情之

臨避二句補
入因晦解故
注此言陸地
之危甚於海
思進筆匪夷
所

此段言天地
亦危不必擇
安惟道無泯
主意透此

至此名方稱
實可以久安
而不危非小
涉之槎可比

乎環燕千里。無湖江浸也。依龍光被休風之人也。耆壽昌嗣。終不逢不若宜也。
嘗試徵余二十年間。或者服食百忌。步乘有擇。武導晝。兵衛夜。臨避而吻動。又
噤。甚。危。見。獲。則。聲。切。亟。說。最。切。非。不。牢。自。謀。也。一旦若輕塵驚風。漠無踪響者。
抑何也。其所居甚海濤。所乘甚膠舟。風水不爭。立將解剝。彼且安之固。亦危夫。
我矣。且也。世所共安。而不之危。非天地乎。然載萬物者地也。載地者水也。火水
石土。合為地體。並水而載之者。天也。地不為大舟乎。天不為大水乎。實大舟運
大水。其不有大危乎。道雖無泯。器富有敝。十二萬年之後。又誰得知其不並大
舟大水。而趨於大壞也。歟。槎本無也。無又何待於艤。亭亦無也。有亭必基於土。
地且不能自有。何有於物。雖然。寄居於槎。猶萬物之寄於地。同寄也。又奚安。奚
危哉。余曰。子之號達矣。曠矣。其情盡求乎稱也。夫槎者。溝中斷也。利小涉。不大
受也。胡不虛其中。使無不容。牢諸外。使無不載。道為之。槓時為之。風泊之。於義
渚繫之。於德淵。若然。效大舟之實。而不洩。託大水之運。而不覆。渢渢乎。激激乎。
槎之進乎是者。至矣。

林西仲曰。以行舟之危。引起轉入人生。觸處皆犯危機。且把天地一齊拖
入危機之內。奇橫無匹。末歸本於道德。自是正論。不刊元文中。如此高古
精深。何啻難羣。見鶴李云。奇而有據。非杜撰也。奇而有理。
非悖謬也。奇而切題。非野戰也。是文有此三奇。乃為真奇。
書後

南華經一書。以虛靈之筆。運巧幻之思。故能罕譬諸物。動中款竅。先生此篇。全

正亦未足為定論也。按千金之堂自謀不牢固而非飲食醉飽之微皆足禍命。古今之禍福機關往往如是。此輩先生嘗試之俗實為世之創聞之誠足讀之誠足猛省一世。

按林西仲曰是篇敘得如許悲涼。中段末段發出許多感慨。總覺役生前後費盡無數精神。究竟一場落空。可醒世人。

直叙起。二語是一篇感慨之根。石中所載。不巧是作文。此段帶敘帶誌。銘亦不能。搖開一筆。所感無窮。

祖南華而其要不外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兩端。蓋斗牛乘槎。不過虛傳其事。而君錫所歷。則皆實指其程。故其境危。而乃不以為危。而以無槎之危為更危。則天下皆危境矣。此虛者實之之說也。天地以有形之器。運無形之理。乃以地為大舟。天為大水。是天地之危。無異槎之危。故天地亦有時同趨於壞。此實者虛之之說也。人寄於天地。天地不實。則人之所履皆虛。而槎之危更可想矣。道載夫天地。天地不虛。則道之所麗皆實。而人之危始有憑矣。不然。亭亦奚危。槎亦奚危。天地又奚危哉。

瘞古誌石文

瘞音意埋也。工人掘地得古誌石。迪光有感。因為文而瘞。以祭之。迪光字彥吉。無錫人。萬曆甲戌。進士。除工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知黃州府。陞福建提學副使。左遷浙江。僉事。調湖廣。提學僉事。有鬱儀樓。調象峯。始清閣諸集。去先人數百武而近。工人掘地得古賢馬。縱橫尺有奇。余拭而讀之。則唐人墓誌銘。字尚未剝落。可讀。古色斑斑。然其葬以大中元年十月癸亥。其先世皆貴戚三世父子兄弟。簪纓相望。葬者誌者。其姓名蝕不可辨。其地則安鳳鄉。其人則誌稱其聰明仁孝。然文甚簡質。不作近代諛墓語。嗟乎。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無不壞也。誌以志之。銘以名之。庶幾陵谷變遷。而名不朽。而唐大中距今千有六百年。羨門潛闥。玉匣珠襦。一切無有。是誌落他人手。供壘塊耳。張籍詩云。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他人柱下石。今既不幸而見發。又幸而觀余。而又不幸終

其命意措詞亦超然之致與謝靈運祭古塚文並傳按昔孔子宰中都棺槨皆盡制而於宋桓司馬自為石棺三年不成則遂以其若是靡而有死欲速朽之教然則要子之言其亦有為而云然乎按墓誌之固答歐舍人書已詳言之不知徒事鋪張在已方冀一籍文士之名千百年後以圖不朽而舉世唾罵轉笑其愚究何益哉西仲嘗述先

引古以見其厚薄也聽自然

轉入當瘞正

分二層寓如蘭刺絲時文中尤為警調結更超曠祭文中絕調也

不能舉其名世之人役役百年之內復規規百年之外做精竭神以靳不朽亦何益哉晏平仲所言焚之亦可沈之亦可其衾衣繡裳而納諸石棺亦可其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達哉其言之矣雖然予既已耳而目之矣安知爾之神氣不傳抔土以存哉余命童子瘞之而仍以觴酒豆肉為文以祭之曰千百年之前貴耶賤耶賢耶愚耶吾不爾知千百年之後存耶滅耶顯耶晦耶爾不自知又更後此而千百年爾銘無恙耶吾言猶存耶吾與爾皆不能知而向為爾也者惻怛悲哀而誌之今為爾也者歔歔太息而瘞之是造化小兒之愚吾與爾而吾與爾又不自知也悲夫

首段敘事中段發慨末段瘞祭而筆墨古雋識見曠達為世之銘誌真是醒世之文而祭文之流利亦近時文故錄之書後

文生於情情感於物故哀痛死亡之際足見真性情焉古今所傳贈多人口者莫如文公祭十二郎一篇然以家庭骨肉之間抱此短折夭亡之憾固宜言之惻怛慘目痛心若先生之與石誌以千百年以下之人弔千百年以上之物痛癢毫不相關將哀何自生情何自起乎而先生方說誌之先以圖不朽而又憫其有今之掘方說誌之掘以為可哀而又幸其有子之瘞掘之瘞之吾與爾不能自主而掘而復瘞瘞而復掘又豈爾與我所能逆料乎以不能自主不能逆料之事而世之人乃猶必做精竭神以祈不朽則亦徒見其愚耳而不自知其

輩謂費策
備畧有一
碗飯吃死
後必有一
篇墓誌

按孫月峯
曰粗粗
肉任意寫
去而矯健
磊落筆力
真如走蛟
龍扶風雨
且峭句儉
字往往不
乏讀之但
見其奇肆
而不得其
構造鍛鍊
處古聖賢
規矩準繩
文字至此
為一大變
作一偉偉
按釋義云
太史公三
字著其官
也牛馬走
三字諫其
賤也司馬
遷三字具

愚此古誌之所以可悲也。愚而必欲效其愚。此世人之所以可悲也。以已之智。惻人之愚。而又必瘞之祭之。以同歸於愚。此已之所以可悲也。情至而文生矣。此所以為至情。文至而情出矣。此所以為至文。文情交至。亦何怪其與韓文並傳不朽哉。

報任少卿書補

漢司馬遷

少卿任安字又字定祖。滎陽人為益州刺史。時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字子長。生於龍門。夏陽人有良史才。漢武帝天漢二年。李陵戰敗於匈奴。遷為報。聞上怒。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稱陵有國士風。推言其功。上以遷為誣。周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既被刑後。為中書令。復為太史尊寵。任職報書。此其時也。死後其書稍出。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師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驚。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

其姓名也
即此已見

史筆

按昔漢明

帝諱莊改

莊助為嚴

助莊子陵

為嚴子陵

以莊與嚴

本同音般

武詩叶音

是其証今

遷父名諱

史記諱趙

諱為趙同

此曰同音

以古音談

亦音同也

急就章以

談叶桑是

其証在古

人避諱改

字原有義

義第禮載

孔子之母

名微在言

在不稱微

言微不稱

在其名不

編諱者亦

本敬親愛

親之心所

學子一篇之
東上起下
語多悲感風
神國在字句
之聞言被刑
此段言不足
士之人不足
四意層列文
致錯落
自責自咎正
其含憤處

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
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
衛靈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衣赭變色。自
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闕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
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
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
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佐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旂之功。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
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
此時引網維盡思慮。今已虧刑為掃除之隸。在閹茸之中。乃欲引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之
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
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
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
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嘗思

感慨

感學此改 承用此同 趙說曰未 免惑學用 而誤承用 矣 按手凌答 蘇武言有 如文節賊 名不報 德在陵之 言出自血 忱故史公 救於萬死 雖卒不悔 但事在危 疑之際非 得舉朝之 人共相匡 救鮮不為 國法所誅 況當日隨 而媒孽者 按考弩弓 也願師古 讀之拳擊 之拳大謬 李善曰拳 則屈指不 當言張陵

一振 此段言已與 陵無舊好有 獨賞 矢盡八字正 足為陵出脫 寫出公卿等 醜狀無非為 陵生色 此段詳敘李 陵 以為二字直 貫下九句 言非無因 欲廣二句對 上慘怛與媒 草 曰因曰卒從 見有文致之 意絕無平反 之心 家貧數語風 刺特深 此段言救陵 被刑之由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 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隋 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只歷王 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 傷不給海表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 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 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 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沒彼 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 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廣主上之意塞 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拳拳 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視左 右親近莫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圜牆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俱之蠶室重為 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

一句結盡上

趨異句結上
生下
此段叙已所
以不自引決
之故
接筆挺健最
以下叙已受辱

時矢盡故
張弩之空
弓非是手
拳也漢書
作卷音圖
全無保妻
子之臣非
無才而自
甘巽懦即
有才而貢
諛者
恒唱聲於
前甘懦者
恆和聲於
後是以安
則稱慶為
悅變則退
慈不違此
漢廷諸臣
雖為一時
之愧態而
實千古小
人之故態
也
按余自明
曰遷為陵
受刑綱目
本削而報
書得當報
漢洵還強
為分疏或
援別蘇武
等語以為
之辨竊恐

應引古人被
辱者以自況
與上文史星
應對看
此段自叙受
辱而終不引
決意
提筆頓挫
此段承上二
段反復承葉

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蓄。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鬻髮賣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輕五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

卷六 感慨

庶幾曹沫
未可輕信
或又謂武
帝因寵李
夫人欲威
帥立功以
貴之不知
廣利太初
四年早已
懷矣謂上
欲誅陵母
妻違特殺
之則爲中
明有適會
召問四字
豈未之讀
耶況族陵
之家事在
天漢四年
下逮厲刑
國二年也
此皆考核
之未詳讀
者當細心
按刑不上
大夫者制
五刑三千
設大夫犯
罪之目也
所以然者
大夫必用
有德若逆

以作收束
此頂上教義
理重振起
跌宕處委婉
此段言不引
決實爲著書
之故
虛提一筆
制句三句總
承上言
此段應引古
人被辱著書
以自比
先叙來歷
次揭綱領
再敘義蘊
此段言史記
之成可備被
刑之辱
回應前文問
鎖甚緊
再醒一筆楚
起下文

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
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
溺縲絏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
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未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
貴而名滅磨不可勝記惟凋僮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
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
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
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
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紀軒轅下
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
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都大邑則僕償前辱之責
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
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
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爾是以賜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忘出則
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汙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爲閹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